補紅樓夢/第十二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一回　平兒連與兩姪為媒　黛玉公向元妃祝壽

補紅樓夢
第十二回　警幻仙詩和賈元妃　薛寶釵書寄林黛玉
嫦嬛山樵
1813年

第十三回　遺帕相思今朝勾帳　尋春心事他日開懷

話說香菱拈筆和詩一首，出席躬身呈上元妃。元妃接來一看，見上寫道：

不羨盈盈掌上身，幽芳一縷靜無塵。

康成書帶留佳話，茂叔芸窗占早春。

號絳果堪餐秀色，名珠恰似近鮫人。

湘君有意憐仙骨，白玉雕欄護翠顰。

元妃看了，驚喜道：「我倒不如菱姑娘有這樣詩才，真可敬可羨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他的天分本高，又且專心致志，所以學了沒多幾年，如今竟居然老手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一定是你的徒弟了。」黛玉笑了一笑。

只見妙玉也提起筆來道：「小尼也要獻丑。」遂也寫了一首呈與元妃。元妃接來看道：

三生石上認前身，留得芳徽接後塵。

翠黛依然當日恨，紅心不減昔時春。

愛他裊裊風前影，感我蕭蕭檻外人。

侍者神瑛他日至，動搖重展舊眉顰。

元妃看畢，笑道：「妙師的詩真妙，香豔之中，仍帶煙霞之氣。

只是結句詞語近謔，只怕林妹妹要罰你一大杯呢！」黛玉忙接過詩來，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檻外人不應有如此詩句，妙師父，你自己說罷。」妙玉道：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。信筆而來，不覺有犯，罰我一杯就是了。」仙女們斟上酒來，妙玉吃了一杯。

黛玉趁著妙玉飲酒的空兒，提起筆來也就和了一首，躬身送上元妃。元妃接來念道：

蘧蘧夢覺舊時身，珠悔沉淵絳委塵。

為報當時甘露澤，釀成今日太虛春。

靈河辜負三生願，湘館淒涼再世人。

一自東風吹恨去，任他眉黛減青顰。

元妃念畢，大家都道：「到底是瀟湘妃子與眾不同。」

元妃笑道：「我們警幻仙姑自然是不屑與我們唱和的，我們小蓉大奶奶，我是知道的，詩上原本有限。二妹妹，你為什麼也不作一首呢？」迎春笑道：「臣妹平日原不大作詩，方才也正高興，在肚裡打稿兒，也想謅幾句的。如今見了這四首詩，把我的詩興早嚇到九宵雲外去了。」

說著，只見警幻仙姑也成詩一首，寫呈元妃道：「貧道山腔野調，勉強續貂，以博一笑。」元妃接來念道：

解識前身即後身，碧天如洗絕纖塵。

愆期雨露生餘恨，澤遍虛無釀好春。

翠黛難舒形化石，紅心不朽草成人。

東風喚醒紅樓夢，不問榮枯與笑顰。

元妃看畢，笑道：「仙姑大才，正所謂：『不食人間煙火語』了。我們的詩描寫未工，今見大作，真是珠玉在前，我們都自慚形穢矣。」眾人看了，都大加贊歎。

迎春道：「可惜寶姐姐、琴妹妹、雲妹妹、邢妹妹、三妹妹他們這幾個人不能在座，若有他們，今兒又成了詩社了。」

元妃歎道：「幽明異路，我們如何能與他們唱和呢？我仔細想來，我們的字跡，他們除了扶乩是萬不能夠見的，倒是他們的字跡，我們倒能夠見的呢。」黛玉問道：「幽明路隔，他們既不能見我們的字跡，我們又怎麼能見他們的字跡呢？」元妃道：

「你原來不知道麼？即如昨兒是除夕，今兒是元旦，朝廷家皆有祭祀的定例，禮部撰的祭文一經宣讀焚化，我這裡就得了。

那些庶民百姓家，所有逢時遇節焚化的金銀幣帛以及悼挽的詩文，只要填注姓名明白，再沒不得的道理。」秦可卿道：「林姑娘來這裡還沒多少時，怨不得還不知道。姪婦來這裡多年了，每逢年節時令，總有家裡焚化的金銀幣帛，都在牌坊外邊堆著呢。因今兒五鼓伺候朝賀，還沒教人收取去呢。」

黛玉、迎春二人聽了這番言語，眼圈兒一齊紅了。你道為何？迎春心裡想的是孫紹祖那個沒天良的，如何尚有夫妻之情，那裡還想著年節的祭祀呢？黛玉心裡想的是，自己並無父母兄弟，寄居外祖母家，此時也未必有人還想著了。

元妃瞧出他二人的光景來，正欲用言解釋，只見仙女們進來，跪奏道：「尤三姑娘回來了，在宮門外候旨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大喜。元妃笑道：「我算著日子，他們久該有信兒了，怎麼他一個人獨自回來，鳳丫頭、鴛鴦呢，不知訪著了老太太沒有？請三姑娘進來罷。」仙女們答應出去。

不一時，只見尤三姐全身的行裝走了進來，先與元妃行了大禮，後與眾姊妹們敘了寒暄。元妃因尤三姐遠行勞苦，即令移坐了首席。尤三姐謝了坐，遂把他三人同往地府，先在觀音庵遇了秦鍾，後來到了林府會見了賈母的話，從頭至尾細述了一遍。元妃與眾人，俱各大喜。

黛玉聽見他的父母現作酆都的城隍，又與賈母認了親戚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忙問道：「三姐姐，你瞧我父母可還康健麼？

「尤三姐道：「你放心罷，姑老爺、姑太太兩個老人家身子很好，雖係地府官員，也與人世無異，衙門裡整天家熱鬧的什麼似的。賈府上的珠大爺，和司棋家兩口子都在姑老爺衙門裡呢。

「黛玉聽了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道：「三姐姐，你歇息幾天，我可也要求你把我帶往地府裡走走，看看老太太和我母親去呢。

「元妃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想是喜歡糊塗了，你怎麼比得他們，你是這里正分有名兒的人，怎麼能私離職守呢？你若是應入地府去的，前兒早已去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姑太太在那裡想你，也急的什麼似的。姑老爺說必待明年任滿轉了天曹，方能相見呢。據我想來，如今已是正月初一了，大約今年裡頭總可以見面的，你又何必忙在這一會兒呢。」

元妃道：「鳳丫頭和鴛鴦他們，怎麼不回來？想是被老太太留住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老太太見了他們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捨不得給他們回來，所以林姑老爺就留下他們，等轉了天曹的時候，和老太太一同來呢。」元妃道：「這卻也好，我倒放了心了。」

迎春道：「我倒不承望司棋這蹄子，他倒也得了好處了。

「尤三姐道：「現在他們兩口子都送我來了，一則是林姑太太不放心，差他們來看

看林妹妹，路上又給我做了伴兒；二則他也說要來看看你的。」迎春道：「他這會子現在那裡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他這會子現在林妹妹那裡，同著晴雯、金釧們看著收拾帶來的東西呢。林姑太太疼女孩兒的心勝，穿的、戴的、吃的、用的駝了兩三馱子來了。」

元妃笑道：「你這可不用傷心了，才剛聽見人家年節都有家裡焚化的金銀幣帛，早把眼圈兒紅了。你這會子有了兩三馱子，可要揀好的分給我們些兒呢。」黛玉忙站起身來道：「我母親那裡，自必專另有娘娘的孝敬，就是眾姊妹們自必也是有的。且待看了家書，就打發他們分送，只怕沒什麼稀罕的東西，可備娘娘上用的，只好留下賞人罷了。」元妃笑道：「我是說玩話兒呢，你自己留著使罷。我們如今位列仙班，這些衣物、器具使也使不了的。姑太太又給你帶了許多來，可見天下作父母的心，也就說不盡了。快換熱酒來，尤三姑娘也勞乏了，我們大家公敬三杯。我們也再吃幾杯，今兒早些兒吃飯，讓林妹妹早些回去看看家書，他的心也就安穩了。」

於是，仙女們斟上酒來，尤三姐連飲了三杯，然後大家又暢飲了一回，方才吃了飯，便漱口吃茶。元妃向黛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先回去瞧瞧家書，別位姊妹們沒事索性在我這裡熱鬧一天，等晚上再都回去罷。」大家聽了，一齊站起來道：「蒙娘娘賜宴，俱已醉酒飽德。娘娘勞了半日，鳳體也乏倦了，請回後宮歇歇兒罷。」說著，一齊過來叩謝，元妃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既這麼樣，我也不敢強留了。二妹妹，給我代送送客罷。」說罷，自回後宮去了。

這裡秦可卿拉了尤三姐的手，問道：「三姨兒，你見我兄弟來，你瞧他可比從前出息了麼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也沒見什麼出息，倒比從前越發學壞了。」秦可卿道：「怎麼學壞了呢？

「尤三姐道：「說起來話長，等咱們到了家裡，慢慢兒的再告訴你們罷。」

迎春送至宮門，向黛玉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回去料理妥當了，教司棋晚上到我這裡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二姐姐請回去罷。」又向尤三姐道：「三姐姐今兒也勞乏了，暫請回家，與二姐姐說說話兒，明兒我親身過去給你磕頭道謝。」尤三姐與眾人齊道：「你請回去罷，我們明兒會齊了，還要來給你道喜去呢。」於是，大家作別，分路各自回家。

黛玉同幾個仙女們回到絳珠宮，早有金釧、晴雯同了司棋迎接出來，笑道：「姑娘

回來了，今兒酒席怎麼散的這麼早？

「黛玉道：「娘娘因為他們來了，所以教早些散了。」說著，進了套間，先向上給賈母並自己的父母請了安，司棋這才過來，與黛玉磕頭。黛玉忙拉他起來道：「老太太和我父親、母親可還康健？」司棋道：「老太太、姑老爺、姑太太都好，恐怕姑娘想念，所以差了我來瞧瞧姑娘。大約年內，姑老爺必然高升的，那時骨肉完聚，教姑娘不要發急，耐著些兒罷。所有給姑娘帶來的衣物，才和晴雯姐姐、金釧姐姐照數查點清楚，一一的都收好了。小炕桌兒上放的是姑老爺的書子。」黛玉便伸手從桌上取了家書看時，只見簽上大書「愛女黛玉手拆」六個字，由不得落下淚來，拆去護封，展開細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汝父母不德，中年相繼殞謝。幸邀，天眷，補受酆都城隍，亦無所苦。惟念遺汝煢煢弱息，靡所依恃，幸賴汝外祖母慈庇，移取京師，寄食十年，傷心千里，方幸撫育成人，年已及笄，何期修短隨化，忽罹夭亡？前因外祖母歸泉，始悉顛末。因而大索幽冥，殊元影響，正在痛悼間，熙鳳姪婦來轅，得知汝名列仙班，榮登紫府，神遊芙蓉之城，雅得瀟湘之號，兒女之情雖殷，父母之心稍慰。今我幽冥職任將滿十年，待轉天曹，相逢有日，囑汝慎勿悲傷，時加珍重。茲因尤氏閨秀回車，特遣司棋夫婦同來看視，並寄汝衣飾、盡頭、玩具、食品各若干。外進元妃娘娘並致眾姊妹不腆之儀，統即照數查收可也。

黛玉看畢，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。晴雯在旁勸道：「姑娘，我才聽見司棋姐姐說，姑老爺、姑太太現做地府城隍，又和老太太認了親，姑娘聽見很該喜歡才是。況且，姑老爺不久高升了，就要見面的，何苦來盡自傷心呢？」黛玉拭淚，向司棋道：「二姑娘教你晚上過去呢。依我說，你吃了飯就早些去罷。晴雯姐姐，把方才給娘娘和二姑娘的禮物查了出來，就交給司棋姑娘送了過去。別位姊妹們的，也按名查了出來，搭上簽子，明兒再送罷。」晴雯、司棋二人，答應而去。金釧兒送上茶來道：

「潘又安在院子裡給姑娘磕頭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教他在外頭歇著罷，等我寫了回書，便打發他們夫婦回去呢。」金釧兒便告訴潘又安去了。

黛玉拿起茶來，正在喝茶，只見香菱手裡提著兩個包袱，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黛玉道：「咱們一塊兒走著，怎麼眼錯不見的你往那裡去了？」香菱笑道：「才剛兒大家分路的時候，小大奶奶點手兒叫我，我就跟了他去了。到了牌坊那邊，果然有好些衣箱包

袱，都是各人家中寄來的。我就把我的一個拿了出來，還有你的一個我也帶了來了。」說著，便把一個包袱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一看，上寫著「林黛玉賢妹收拆」，下寫「愚姊薛寶釵封寄」。黛玉見了，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原來寶姐姐他還想著我呢。」遂把包袱輕輕的打開，只見裡面無非綢緞金銀之類，又有一封書子，上寫著「顰卿妹妹玉展」。黛玉見了，心中越發感激，便教金釧兒點上燈來，拆開細看，乃是一首五言排律詩。細細讀道：

手足金蘭契，知心更有誰？花前肩每並，月下步同移。

午倦停針早，宵長罷繡遲。清談消俗障，雅謔解人頤。

斗酒怡紅侶，評茶櫳翠尼。海棠爭步韻，蘆雪戲聯詩。

再建桃花社，重填柳絮詞。韶華驚半改，氣運歎中衰。

雁序傷兄劣，萱堂賴母慈。妄希家有鳳，誤娶嫂為獅。

苦口咈吾諫，甘心任彼欺。蒹葭愁倚玉，月老遽牽絲。

配偶非予願，婚姻任母為。只因熙鳳語，頓易錦鴛姿。

青鳥傳佳信，紅鸞近吉期。結縭方勉偶，染疾忽生悲。

瞥見金鶯惱，頻窺雪雁疑。絳軒虛好夢，湘館痛相思。

哀我於歸日，當卿屬纊時。焚巾憐妹苦，托缽痛郎癡。

紅葉句休賦，白頭吟敢辭。悠悠生死恨，只我兩人知。

顰卿賢妹妝次愚姊薛寶釵斂衽

黛玉讀罷，不禁一陣傷心，眼中流下淚來。

此時香菱已將自己的包袱看過收好了。走來見黛玉持箋流淚，忙伸手接來，也讀了一遍。讀到「誤娶嫂為獅」之句，不覺觸起他的舊恨，也就眼淚汪汪的傷起心來了。

只見晴雯進來道：「你們兩個人，又是怎麼了？大年下對頭兒哭成紅眼媽兒似的。」香菱道：「這是我們寶姑娘給林姑娘寄來的一封書子，所以林姑娘看了在這裡傷心呢。」晴雯道：

「你念給我聽一聽。」香菱道：「是一首五言排律詩。」

晴雯道：「好容易盼他們一個字兒來，再不肯明明白白的寫幾句話兒，總是鬧什麼濕咧乾咧的，教人家連一句兒也不懂得。我就來了這幾年，也總沒個親人兒給我焚化些什麼。只記得那一年秋天，又不是年，又不是節，忽然小大奶奶他們在牌坊那邊得了一副冰綃縠，上頭長篇大論的不知寫的都是些什麼，說是寶二爺給我寄來的。我又不認得字，求他們念給我聽聽，誰知小大奶奶也不大認得字，還是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大家打伙兒湊著，這才結結巴巴的念了一遍，我也不懂說的都是些什麼，只記得有什麼芙蓉花兒朵兒的。」黛玉忙道：「是了，那就是寶二爺祭你的《芙蓉女兒誄》了。那一年祭你的時候，我還瞧見了，那裡頭還有我給他改下的呢。這張字你還收著呢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那時他們念了，我一句也不懂，求他們給我講講，他們也不懂得。我就賭氣，疊了一疊夾在我的樣本兒裡頭了。不知如今還有沒有？等我找一找去。」說罷，便去拿了個針線笸籮來，取出樣本兒翻了幾頁，果見有疊的一副冰綃縠，取了出來，遞與黛玉。

黛玉打開一看，果然就是《芙蓉誄》，遂從頭至尾朗誦了一遍。晴雯歡喜道：「姑娘念的怪好聽的，他們那會子結結巴巴的，那裡念的成個句頭兒呢。我再求姑娘給我講一講，這麼長篇大論的，到底說的都是些什麼？」黛玉遂又念一句講一句，逐句講完，只見晴雯早已抽抽噎噎的哭成個淚人兒了。黛玉講完便依舊疊好，揭開樣本兒夾時，只見又有一副泥金角花的粉紅箋，拿來一看，只見上面題著《雙調望江南》詞一首。細細的讀了一遍，遞與香菱道：「你看填的這首詞，怎麼樣？」香菱接來，也朗朗的念了一遍。晴雯道：「這又是一回冬天得的，你也講給我聽聽呢。」香菱也就給他講了一遍。晴雯聽到「添衣還見翠雲裘，脈脈使人愁」，又復傷起心來。黛玉勸道：「晴雯姐姐，你也不用哭了。那會子寶玉聽了小丫頭的瞎說，說你是管芙蓉花的神，故此稱你是芙蓉女兒。不想你今兒竟成了芙蓉城的仙女，這就是以訛成實了。可見事皆前定，又何必傷心呢？」

說著，只見司棋進來了。晴雯便把詞箋夾在樣本兒裡頭，連筐籮撥著出去了。司棋道：「姑娘們還沒睡麼，元妃娘娘和二姑娘教給姑娘道謝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怎麼不住在那裡，和二姐姐多說說話兒呢？」司棋道：「我原要住在那裡的，只是姑娘吩咐說，這裡是仙家清虛之府，原不容男人們到的，所以教我回來約束潘又安，又教我告訴姑娘，明兒寫了回書，早些打發我們回去呢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麼著，我明兒就寫了家書，打發你們回去罷了。夜深了，你也安歇去罷。我們也要睡了。

司棋答應出去，大家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黛玉寫了稟啟，又備了幾樣奇異的禮物，打發司棋夫婦回轉酆都去了。要知下文如何，請看次卷便見。